

吳揚画集
都市情怀



吴扬画集

都市情怀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祝平凡
装帧设计：茅丹玲 / 风雅艺术
责任校对：昌林
责任出版：葛炜光
摄影：郑伟

图书在版编辑目(CIP)数据

吴扬画集 / 吴扬绘.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1083-680-7
I. 吴... II. 吴... III. 中国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2357号

吴扬画集

吴扬 绘

出 品 人：傅新生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 邮政编码：310002

网 址：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7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200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14

印 数：0001—1000

ISBN 978-7-81083-680-7

定 价：218.00元



凡高有一双忧郁与孤傲并存的眼神；齐白石脸上眼镜的后面是一双经世历态而又若智若愚的眼睛，在当代而言，在照相术、解剖学被普及的今天，传阿睹之神似乎已经不是什么难事，难得是怎么样用传统的绘画语言和一整套既有的程式表现当代文化语境。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每一件传承有序的艺术精品无不浓缩着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和特定时间节点意义上的痕迹，所以，所有集大成者他们只能成为名家，而不能成为大师；所以，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当下中国画拟古、复古风气如此盛行是多么地让人匪夷所思；所以，考量浙江画院吴扬的作品就有了不一般的意義。

我和吴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有关他的事情，大多道听途说，比如吴扬从小到大过于顺利，该上学就上学，该工作就工作，创作得多了，该参展的就参展了，该获奖的就获奖了。我也看过他无数的作品和他自己一篇写城市工笔人物画的文章，但我对他的了解也就仅此而已。因此，当我接了为吴扬的作品写几句话的“活”之后，我特别的后悔，后悔当初过于冲动。不过，在我评述新一代中国画家、浙派沿革等等讲座的课件里，吴扬的作品还是会

被多次提及的。在我看来，吴扬的作品是浙江画坛的一个别样，区别于很多人穿着西装革履或者拖曳着长裙，魂不附体或者满脸迷惑而又狂热地走在创作之中，用尽艳丽的色彩、绝代的笔墨，掩饰心中的无助和空洞。我在我的讲座中这样说过，吴扬在其人物画创作中，具有着不同于一般肖像画的特点——往往借创造意境氛围烘托人物形态，叙事性的作品善于把发生在时间过程中的事件一一铺叙，突破了时空的局限。我曾经还讲过，张浩和吴扬的作品对于浙江是一个“惊喜的发现”，他们的作品为浙江中国画在理论梳理中留出了抽象水墨和都市水墨两个轨迹的谈资。

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重复传统是一件最没有意义的事情。然而，伴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的躁狂，当代中国画创作逐渐表现出了自我毁灭的腐蚀性，重复传统已经背离了向传统学习的本意而走向讨好买家廉价口味的策略，传达“古意”亦变成了艺术家标榜自己正本清源的伎俩。

好在吴扬没有踏上“重复”征途，在他的笔下，一类是只有（江南的）地域而没有时间概念的作品，一类是有（当代的）时间而没有地域概念的作品，其他都充满了离奇、梦幻

的色彩。不过，这种离奇和梦幻的艺术语言、消解了时间和地域的个人面貌不是每个人都能读得懂的，它只能被小圈子认可。《倾城》中，三毛这样写道：“那时的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动人——任他是谁。”拥有了这般自信，才有资格拥有“倾城”之恋。吴扬是自信的，我看到他所有的作品大致是闺房的小美女和现代都市男女，这让他从题材开始就在当代浙江人物画家家中鹤立鸡群。我之所以推崇吴扬描绘的现代都市男女系列作品，因为我曾经说过远离都市是一种矫情的心态，为什么我们弃熟悉的生活而不顾去表现我们不熟悉的“远离”？如果不是创作的无能就是我们对中国画现代化进程一种绝望。

多年来我不为艺术家个人写评论，5年前，我一定要送一篇文章给一位艺术家，题目叫《如果寂寞的不止一个》，说得是搞抽象的艺术家出了浙江就大红大紫的事，如今，我痛快地答应为吴扬写这篇短文，原因在于浙江的画坛不缺少日后集大成者，不缺少市场神话，缺少的是像吴扬这样探索都市题材而又耐得住寂寞的艺术家。

谈吴扬的作品很容易落入一种套路化的

陷阱。我的意思是说，看似有一大堆素材可写的吴扬，事实上并不对我写文章的胃口——凭我的经验，如果让一般的写手为他写东西，一定会说，他的父亲吴山明对他如何言传身教，他们又怎么样合而不同。也一定会说，文化底蕴深厚的祖籍和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为今天的创作做了怎么怎么样的铺垫，云云。我没有看过我的同行们为吴扬所写的评论，所以吴扬那天找我写文章时说忘了带一些资料给我看，我说，算了吧，我意志这么不坚定，弄不好就被“带走了”。

我常常说，评论同代人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你不能像谈论古代人那样漠视同代人，也不能像对下一代人那般挑三拣四。拉拉杂杂地写出以上文字，一方面出于艺评人的良心，一方面是出于证明自信的吴扬是当代浙江画坛中的谁。

是为序。

谢海
2007年11月于杭州西风堂

吴扬的作品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许是陌生的，但也肯定是新鲜的。这种新鲜并非仅仅来自于陌生，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审美有着别样的意趣，他的表达有着另类的呈现，他的绘画语言一时似乎还难以归入某一个人们已往熟悉了的审美系统。

就其意味，他的作品不是浓茶，而属于咖啡；不是陈酿，而属于洋酒；不是米糕，而属于比萨。

就其形质，他的作品好似具象，又不是具象，好似抽象又不是抽象；他的作品在工笔与意笔之间，在写实与写意之中；他的作品似乎有着具象与抽象之外的“印象”基因。他的绘画手法注重光与色的运用的同时，更加注重画面的构成，注重主观感情去改造客观物象，表现的是已经主观了的客观，使得艺术形象迥异于客观物象。

就其品类，他的作品与纯粹的国画显然拉开了距离，与经典的油画也不在一个范畴，他是以彩墨的语言，绚丽、明快，有别于父辈，也有别于传统国画，并因此而宣示了完全属于吴扬的自我。

吴扬是智慧的。他就学于中央美院，师

承过卢沉、姚有多、田黎明等诸多国画名家，后又在中国美术学院再次深造，并还有着得天独厚的家教背景，本可以顺理成章地在传统国画里驾轻就熟，但他在寻寻觅觅的过程中终于还是勇敢地选择了断裂。断裂是痛苦的，我们似乎还能依稀听到断裂的脆响。正是在这声脆响之后，嫩枝从老干上旁逸开去，旁逸出另一枝嫁接过的茁壮。正是在这声脆响之后，壳裹的厚重豁然洞开，天光洒下，生命发出了另一缕灿烂。也正是在这声脆响之后，最初的助推松开了，上升的过程又获得了另一截新的能量，高度也将因此而冉冉产生。所以吴扬在扬弃中所显示出的既是勇敢，更是智慧。

吴扬是诚实的。当师友辈的画家，将高士、雅人、淑女画得神定气闲极有韵致的时候，或者将山樵、老圃、渔夫画得隐逸一般极为闲适的时候，或者将边疆风情画得如诗一般醇美的时候，作为人物画家的吴扬，他是羡慕的、向往的，但他还是选择了谦退。生于都市长于都市的吴扬最熟悉的还是都市众生，所以他将都市中似乎是曾经过的自己作为了描写的对象。这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正是这种诚实，倒反而成就了他的独具面貌的绘画风格。在这种都市情怀的映照下，他作

品中即便有民国人物，即便有乡村男女，那也在趣味上有着都市的现代。他的彩墨表达与这种都市情怀，恰又契合出某种难以言喻的和谐。

吴扬是时尚的。这种时尚有时表现为蓝色的忧郁，有时表现为紫色的惆怅，有时表现为红色的激情，有时表现为灰色的调侃。他的表现对象多为闺房少女与广场少年。当他撩开闺房帷帘的时候，无论妆台前、沐浴中、幽思时，总是陶醉多于哀怨，清纯多于消沉；当他推开窗户的时候，都市广场上扑面而来的则是一股青春勃发的气息。他并不注重人物的表情，他所表现的倒似乎是自己的态度。这种都市情景的现代，以及都市人物的时髦，总显得有些另类。这就是当下，这就是年轻人的当下，这就是时尚了的当下，当下的真实就是日益增多了的另类：会议改称论坛，单位改称机构，设计改称策划，落实改称执行，集体改称团队，目录改称菜单，劳动人民改称人力资源……这些悄然发生改变，无疑这会影响着吴扬的视野，也影响着吴扬的审美。吴扬于是因现代而现代，因都市而都市，因时尚而时尚。这正是一个当代画家在当代对当代的敏感。

吴扬的审美表现虽有“洋酒”的浪漫，

有“印象”的光影，但他的绘画语言终归还在国画的传统基础上的嬗变。他的彩墨是在水墨基础上敷色；他的造型在稚拙的表象下所透示出的雅逸与清秀，仍然是国画的传统审美；他的笔线脱开院校的规范，却能在民间艺术中找到支点；他的色块不似意笔画的简淡，也不是工笔画的浓重，但讲究构成的图式所显露出来的还是国画的境界；他的底子是水墨的，调子是文人的；他的色块是明快、亮丽、而不失儒雅，本质上仍有着国画传统的渊源，其实远在唐朝，国画的色彩就是灿烂夺目，绚丽至极的，后来墨分五色，墨代替了彩。所以宗白华先生曾经一声长叹：“色彩的音乐在中国远已衰落”。

这种色彩的衰落，在林风眠时代就引起了重视，在后来的众多的重视者中，想必吴扬也会有志于成为重要的一位。

杜文和

2007年11月于杭州

目 录

简介

序 / 谢 海

序 / 杜文和

目录

图版

作品

吴扬性情:

从闺房丽质到广场众生 文/范达明

心中的那片完美

——吴扬访谈录 文/毛建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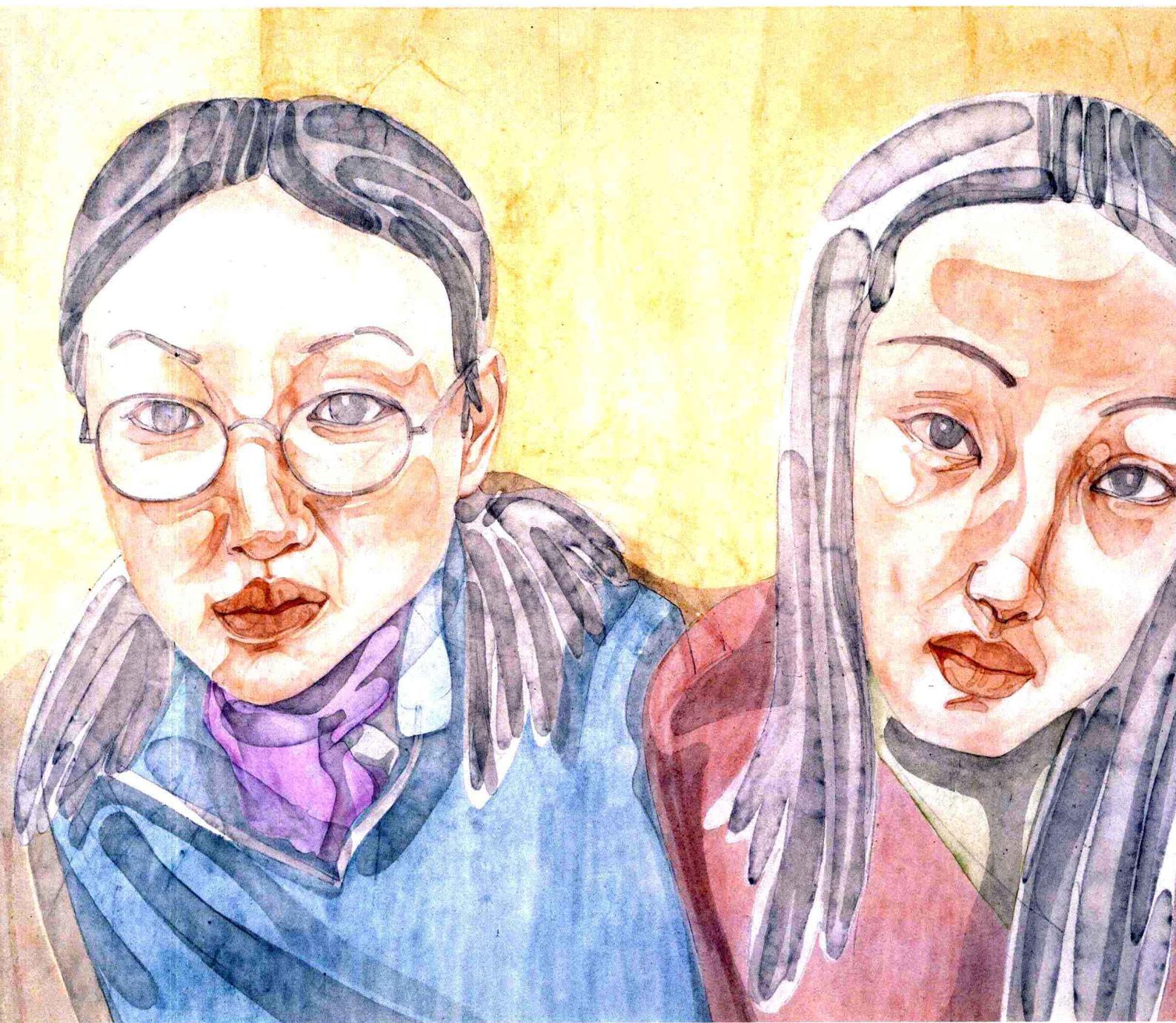
图 版



> 青春之一_66cm × 83cm_2002年



> 青春_110cm×130cm_2007年





> 青春之二_66cm × 83cm_2002年





> 初夏_181cm×173cm_2004年